



用心演活每個角色 01

屈中恆

星星亮晶晶 02

姚采穎

深情戲外戲 03

莊岳

看似無情若有情 04

黃婕菲

赤子 05

董彥靈

隨著劇情走 06

陳以文

謎樣的女子 07

金小曼

輕盈裡的沉重 08

楊宗禪

老大 09

羅思琦

初生之猴 10

胡哲維

小兵立大功 11

陳長勇

老人 12

小厚斗

藉戲說話 13

林鴻翔

早熟 14

張雅雅

沒有臺詞的怒吼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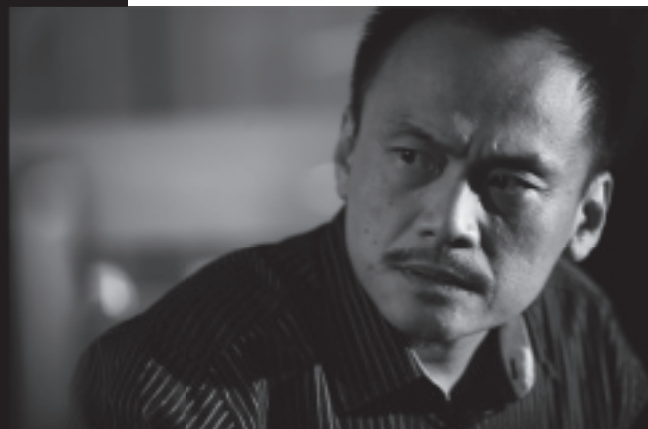
陳鵬州

水鴨以及其他 16

神秘的臨演

警察的演員身分 17

臨演員警



就是他抓得住你

演員



「讀完劇本，每個角色在我心中已有基本雛型，很明確的，屈中恆就是我要的『阿光』。」啟在導演說。

「電視劇我已是駕輕就熟，舞台劇卻最有成就感。演出『寶島二村』時，台上台下一體同心，那是一種難掩的感動。至於電影，是一個永不褪色的夢。」演員屈中恆不改他敦厚形象，一臉誠懇的一句一句道來。

演員接戲是緣分，對於屈中恆而言，接演「寶島漫波」，卻是對家人愧疚的開始。

「南北奔波是VICKY最不期望的。戲開拍時正逢暑假，我一離家，照顧三個孩子的重擔就落在她一人身上，本可帶著孩子一家出遊的，也泡了湯。」愛家的屈中恆，說著說著，眼中多了一層不安。

「我愛戲劇，尤其是電影。」說到戲，屈中恆眼裡不自覺又燃起亮光，有別於他在「國光幫幫忙」中的主持角色，此刻，我看見一個演員因愛戲知戲所自然流露的內在魅力。

舉止有禮的他，雖給人中規中矩的距離感，卻能在小細節中，看到他的熱血。


左營重光路上拍攝阿光夫妻賣雞排時，他會主動幫工作人員指揮交通；路口風大，他會不顧形象抓緊雞排攤，避免雞排攤掀了頂。然而，一整個月，我只是遠遠看他，因為，這樣的距離，更能看到他的認真。

屈中恆讓我震撼的第一場戲是阿光的第一次行騙。當阿光要求拾荒老人將錢匯進警方的安全戶頭後，卻因難掩善念，又對拾荒老人補了一句：「記得要領一些錢，留在身上用。」而不知被騙的拾荒老人竟頻頻謝恩：「我知，多謝大人，你真是好人。」一句「你真是好人。」讓阿光崩潰。

只見屈中恆背轉身後，眼中已蓄滿了淚，一路解下員警制服鈕扣，一路張大口悶吼。扭曲的臉部表情，在我心中久久不去。

誠如屈中恆所說的：演員要用「心」演，不是只用「表情」演。在片場上，我看到他對每一場戲的充分準備。在演出前，他一定將自己的狀態處理到最好，並游刃有餘的進入。

「什麼戲都行，就是床戲不行。最心虛的是那場與姚采穎的床戲。」他拼了命搖頭，對自己那場床戲極端不滿意。「還好姚采穎人好。」又補上一句。



「你對新演員有什麼看法。」「我喜歡和新演員演戲，可以看到新的面向，那是新元素的注入。演員要經常受到激盪，才能成長。」

「最想挑戰的是反派角色。」演員演的是別的人生，現實生活中，老實的屈中恆也想在戲中圓一圓壞人的夢。我知道他做得到，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因為，他總是用「心」演戲。



第一次見她，在「秀莉」家。我窩在牆角取鏡，她主動彎身看我，也看我的鏡頭。她說：「我也玩相機。」眼睛一亮，我不自禁傻笑。記得，這是兩隻天蠍的初遇。

然後，她說，她好想出影像書，於是，我送她兩本我的影像書。這一刻，我以為我們好近。

阿娟是「寶島漫波」中唯一快樂的人。簡單哭，簡單笑，簡單生活，簡單思考，簡單的失去與獲得。她說，阿娟很像她。

她，一個名模，站在雞排攤上賣雞排。導演說：不要像名模，要像阿娟。於是，她刻意卸下名模身段，叉著腰，大聲叫賣，粗粗魯魯走路，粗粗魯魯說話。原來，她高中就賣過雞排，當過服務生，兼過不少差，我很意外。

阿光家那場床戲前，不安讓她無法安頓自己，只得頻頻向導演詢問表演尺度。拍完後，她臉色蒼白，像隻被肢解的蝦，疲倦的癱在沙發上。很想游入她心中，探測她此刻心弦的波動。她說她拍過最大的尺度是「一個夜晚」中大哥的女人，她與男演員在車上激吻了七小時，還把腿舉到他肩上。

她喜歡伸展臺，因為那是她最有自信的地方。伸展臺上的她，顧盼之間，有萬種風情。自信，就是她的線條。



她不喜歡狗仔，因為他們總會咬她。她說：剛開始讀到那些報導，痛心到想死。但，漸漸的，她壯大了自己，懂得自在面對。近來的抽煙影片事件傳的沸沸揚揚，她卻在她的部落格冷冷唱歌，冷冷的看這一切是非。彷彿那個被鞭打的不是她，她已脫離她的肉身。

她神似她的母親，卻又極力想擺脫母親傳統舊派的束縛，放開自己，恣意縱橫於藝術。於是她唱歌她作曲她彈琴她拍照，她說：「我熱愛藝術。」那天，在蓮潭國際會館的鋼琴臺上，一群人隨著她在鋼琴鍵上的纖纖手指漫遊，「這就是我作的曲。」她說。

蘇格拉底、柏拉圖這些哲學家們，盤據在她的生命根部。她說，她最想挑戰的角色是精神病患。

「我發現，我真的好愛演戲喔！」她說。

九月三日，她還是殺青了。

「妳看我像什麼？」她問我。

「妳很近……」

話還沒說完，她被接走了，其實想說的是，看妳很近，卻又很遠。

同是天蠍座，所以以為近；但越看她越遠，她已遠成天上的星星。

祝福妳，美麗的女人，姚采穎。





深情戲外戲

莊岳

一個望子成龍的父親，一個父親認為不成材的兒子，光爸與阿光在「寶島漫波」中有不少情感糾結的對手戲。

「舞動台中」導演莊岳，曾追隨李行導演共同製作「唐山過臺灣」、「玉卿嫂」等電影。初見飾演光爸的莊岳導演，心中油然而起敬意，敬意來自他的莊嚴。當大夥進進出出，為開鏡典禮忙成一團，光爸如同神佛般，一動也不動的坐在沙發上。當天第一個鏡頭，拍攝的正是阿光協助警方破案，接受表揚的戲。光爸只要望著台上的寶貝兒子，一臉得意洋洋就好了。這是光爸的第一個鏡頭，卻也是戲的尾端。

然而，其餘幾場戲，光爸可不輕鬆了。

戲中，光爸對兒子是又愛又氣。優秀警官退休，生就一副正氣凜然的光爸，只要眉頭一皺，眼神一丟，兒子阿光就忤逆不起來。偏偏時局不佳，阿光無法如願考上公務員，只得去擺雞排攤。

阿光看見光爸正站在對街盯著自己，吃了一驚。

光爸慢慢的，朝攤子走了過來。

阿光：爸。

光爸的顴肉突然抽抖了一下。

光爸：（冷冷淡淡的）你這也叫野心？（說完掉頭就走）

阿光和阿娟面面相覷。

光爸走沒幾步，即倒在地上。

阿光：（慌張的）爸，爸！快！快叫救護車！

這一段戲拍攝當天，風大，光爸一再演出「走沒幾步，即倒在地上。」的戲，啟在導演卻一再糾正光爸走路及倒地的節奏。就在此時，我望見遠遠的，有一雙關懷的眼神，濃濃密密的罩在光爸身上。光爸一倒地，她就神情慌亂，幾度想要入鏡扶持，見光爸平安站起，她才吐了一口長氣。無聲的交流互動，令人動容。

「他剛做完大手術，傷口尚未痊癒。」原來她是莊太太，原來，這是一場最不矯情的夫妻戲。

「導演容易，演員難。」有別於飾演TORO哥的以文導演，莊岳導演說。

莊岳的戲殺青當天，他的戲只有一小段，台詞只有一句，卻見他坐在輪椅裡焦躁不安。

等戲時，光爸一個人念念有詞，雙手放在輪椅上，將輪椅前前後後試著推動。

阿光從外面回來，一臉無精打采。

光爸：（坐在輪椅上，冷冷的說）怎麼，才第二天又被遣散啦！

這是光爸對阿光的冷嘲熱諷，在片中屢見不鮮。一句短短的台詞，卻折煞了我們的優秀警官，我們的資深導演莊岳。

天也黑了，光爸的戲終於殺青，左營勵志新村現場響起一片掌聲。

拎起包包，莊太太攙著莊岳導演，夜，將他們的儷影漸漸拉長。

戲還在拍。





看似無情若有情

黃婕菲

第一次接觸，第一次深談的演員是飾演秀莉的黃婕菲。

八月八日父親節，劇組拍攝第二天的戲。戲選在高雄市七賢路的京城建設豪華大樓內。這裡設定為秀莉的家。剛離了婚，正處在憂鬱症風暴，唯一的愛子喬治（董彥霆飾）又被綁匪綁架，可想而知秀莉必然有不少悲情戲。

演員黃婕菲畢竟主修表演，再加上有不少劇場演出經驗，導演只要一喊「ACTION」只見她的眼神就開始恍惚，舉手投足亦開始紊亂，呈現隨時可能情緒崩潰的狀態。

等導演一喊卡，她的情緒硬被扯斷，眼眶內還掛著淚，婕菲竟然模擬起救護車「o-e-o-e」的聲音，自顧自玩了起來。

「妳怎麼啦？」鼻孔塞著兩條長長的衛生紙，「哭多了，鼻子會發炎，鼻孔會脫皮，這樣塞著，鼻涕才不會流出來壞了妝。」無視旁人目光，對她而言，能演好戲比顧好形象更重要。

「卡！」導演又來了。

「哇！好像便秘。」婕菲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飆出一句。「便秘？」「情緒被中斷，不就像大便大不出來，便秘了嗎？」真是服了她。

「卡！」導演又來了。



這回婕菲竟然「啪」一聲將自己重重摔進沙發中，手往身旁一抓，一只智慧型手機打開，開始她的網路漫遊。就在燈光調整、器材調整的人聲雜沓中，婕菲已自在的脫離現場，如游魚般游入自己的世界。

「不得不如此，這是我抽離劇中悲情的方法。一再的陷入，我無力承受，這只會讓我崩潰而已，畢竟我也是人啊！」

是啊！戲子也是人，看戲的我們，是否對他（她）們太苛求？

在婕菲的FACEBOOK上，她說：電影「寶島漫波」最後一天的拍攝，終於完整的呈現「秀莉」的全部面貌。確定自己完成的躁鬱「秀莉」跟憂鬱「李麗」（肉身娥），是不同的感覺！

噢？婕菲啊！妳是不是搞錯了？劇本裡人物介紹明明寫著：秀莉：阿娟的大客戶，單親媽媽，有憂鬱症傾向。哪來的躁鬱？



赤子

董彥霆

小童星董彥霆剛結束了電視劇「倪亞達」拍攝，無獨有偶，「寶島漫波」再次挑中他，擔任戲中被歹徒綁架的男童「喬治」。

「董彥霆！」沒人回答。

「老師！妳要叫他喬治。」派大星告訴我。

在片場，大家都叫他「喬治」，他讓自己一到片場，就習慣戲中稱呼。

起初，董爸爸全天跟戲，後來，被喬治婉拒了。小小年紀的喬治，很能適應片場生活。

因小小彬炒熱偶像劇，演藝圈近來形成一股童星熱。每部戲總會加點童星戲，戲中的童星也往往成為收視保證。童星在片場複雜的氛圍渲染下，很容易失去珍貴的天真，但，在「寶島漫波」片場卻無此憂慮。學生助理們的年輕熱情，與喬治貼近。君不見，喬治身邊總有派大星、小饅頭等姐姐陪著，當然，還有他最喜歡的3C遊戲。

喬治在戲中有不少吃重演出，必須跟著歹徒窩在廢墟，跟著歹徒躲警察。除了在內惟埤文化園區餵鴨是少數的快活戲，其餘的戲又是哭又是跑，對一名十歲男孩的確不好受，但，喬治卻說：「還好」

「你和『倪亞達』戲裡面哪位小朋友感情最好？」



「都還好！」

「你會羨慕『倪亞達』的戲比你多嗎？」

「還好！」

「演『倪亞達』辛苦嗎？」

「還好！」

「還好！」一個過熟的回答，一個未熟的孩子說著。

片場裡電線多，高溫燈具多，危險也相對增加，但，喬治總是儘量不造成大人負擔，乖乖的坐在一旁等戲。愛演戲的他，似乎生就屬於片場，小小身子蜷入他的3C遊戲裡，完全無視周遭大人世界的紊亂。